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大唐新語 第八章 政能

武德中，以景命惟新，宗室猶少，至三從弟姪皆封為王。及太宗即位，問群臣曰：「遍封宗子，於天下便乎？」封德彝對曰：「不便。歷觀往古，封王者當今最多。兩漢以降，唯封帝子及兄弟。若宗室疏遠者，非有大功，如周之邠、滕，漢之賈、澤，並不得濫居名器，所以別親疏也。」太宗曰：「朕為百姓理天下，不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。」於是疏屬，悉降爵為公。狄仁傑因使岐州，遇背軍士卒數百人，夜縱剽掠，晝潛山谷，州縣擒捕繫獄者數千人。仁傑曰：「此途窮者，不輯之，當為患。」乃明榜要路，許以陳首。仍出繫獄者，稟而給遣之。高宗喜曰：「仁傑識國家大體。」乃頒示天下，有其同類，潛竄畢首矣。

薛大鼎為滄州刺史，界內先有棣河，隋末填塞。大鼎奏聞開之，引魚鹽於海。百姓歌曰：「新河得通舟楫利，直至滄海魚鹽至。昔日徒行今騁駟，美哉薛公德滂被。」大鼎又決長蘆及漳、衡等三河，分泄夏潦，境內無復水害。

高宗朝，司農寺欲以冬藏餘菜出賣與百姓，以墨敕示僕射蘇良嗣。良嗣判之曰：「昔公儀相魯，猶拔去園葵，況臨御萬乘，而賣鬻蔬菜。」事遂不行。

員半千，本名餘慶，與何彥光師事王義方。義方甚重之，嘗謂曰：「五百年一賢，足下當之矣。」改名半千。義方卒，半千、彥光皆制師服。上元初，應六科舉，授武陟尉。時屬旱歉，勸縣令開倉賑恤貧餒，縣令不從。俄縣令上府，半千悉發倉粟，以給百姓。刺史鄭齊宗大怒，因而按之，將以上聞。時黃門侍郎薛元超為河北存撫使，謂齊宗曰：「公百姓不能救之，而使惠歸一尉，豈不愧也！」遽令釋之。又應岳牧舉，高宗御武成殿，召諸舉人，親問曰：「兵書所云天陣、地陣、人陣，各何謂也？」半千越次對曰：「臣觀載籍多矣，或謂天陣，星宿孤虛也；地陣，山川向背也；人陣，偏伍彌縫也。以臣愚見則不然。夫師出以義，有若時雨，則天利，此天陣也。兵在足食，且耕且戰，得地之利，此地陣也。卒乘輕利，將帥和睦，此人陣也。若用兵者，使三者去，其何以戰？」高宗深嗟賞，對策上第，擢拜左衛涓參軍，仍充宣慰吐蕃使。引辭，則天曰：「久聞卿，謂是古人，不意乃在朝列。境外小事，不足煩卿，且留待制也。」前後賜絹千餘疋。累遷正諫大夫，封平涼郡公。開元初卒。

鄭惟忠，名行忠信，天下推重。自山陰尉應制，則天臨軒，問何者為忠，諸應制者對，率不稱旨。惟忠曰：「臣聞外揚君之美，內匡君之惡。」則天幸長安，惟忠待制引見，則天曰：「朕識卿，前於東都，言忠臣外揚君之美，內匡君之惡。至今不忘。」中宗朝，拜黃門侍郎。時議禁嶺南首領家蓄兵器，惟忠議曰：「夫為政不可驟革其習俗，且《蜀都賦》云：『家有鶴膝，戶有犀渠。』如或禁之，豈無驚撓耶！」事遂不行。

司農卿姜師度明於川途，善於溝洫。嘗於薊北約魏帝舊渠，傍海新創，號曰「平虜渠」，以避海難，饋運利焉。時太史令傅孝忠明於玄象，京師為之語曰：「傅孝忠兩眼窺天，姜師度一心看地。」言其思穿鑿之利也。

則天將不利王室，越王貞於汝南舉兵，不克，士庶坐死者六百餘人，沒官人五千餘口。司刑使相次而至，逼促行刑。時狄仁傑檢校刺史，哀其誅誤，止司刑使，停斬決，飛奏表曰：「臣欲聞奏，似為逆人論理，知而不言，恐乖陛下存恤之意。奏成復毀，意不能定。此輩非其本心，願矜其誅誤。」表奏，特敕配流豐州。諸囚次於寧州，寧州耆老郊迎之曰：「我狄使君活汝耶！」相攜哭於碑側，齋三日而後行。諸囚至豐州，復立碑紀德。初，張光輔以宰相討越王，既平之後，將士恃威，徵斂無度，仁傑率皆不應。光輔怒曰：「州將輕元帥耶？何征發之不赴仁傑，汝南勃亂，一越王耶！」仁傑曰：「今一越王已死，而萬越王生。」光輔質之，仁傑曰：「明公親董戎旂二萬餘萬，所在劫奪，遠瀛流離，創鉅之餘，肝腦塗地。此非一越王死而萬越王生耶？且脅從之徒，勢不自固，所以先著綱理之也。自天兵暫臨，其棄城歸順者不可勝計，繩墜四面成蹊，奈何縱求功之人，殺投降之士但恐冤聲騰沸，上徹於天。將請尚方斷馬劍，斬足下，當北面請命，死猶生也。」遂為光輔所譖，左授復州刺史尋征還魏州刺史，威惠大行，百姓為立生祠。遷內史，及薨，朝野淒慟。則天贈文昌左相。中宗朝，贈司空。睿宗朝，追封梁國公，哀榮備於三朝，代莫與為比。

韋景駿為肥鄉令，縣界漳水，連年泛濫。景駿審其地勢，增築堤防，遂無水患，至今賴歸。時河北大飢，景駿躬自巡撫貧弱，人吏立碑，以紀其德。肥鄉人有母子相告者，景駿謂之曰：「吾少孤，每見人養親，自痛終天無分。汝幸在溫清之地，何得如此錫類不行，令之罪也。」因淚下嗚咽，仍取《孝經》與之，令其習讀。於是母子感悟，各請改悔。遷趙州長史，路由肥鄉，人吏驚喜，競來犒餞，留連彌日。有童幼數人，年甫十歲，亦在其中，景駿謂之曰：「計吾北去，此時汝輩未生，既無舊思，何慰之甚也？」咸對曰：「比聞長老傳說，縣中廨牢、學堂、館舍、堤橋，並是明公遺蹟。將謂古人，不意得瞻睹，不覺欣戀，倍於常也。」終於奉先令。子述，開元、天寶之際，為工部侍郎，代吳兢修國史。

開元九年，左拾遺劉彤上表論鹽鐵曰：「臣聞漢武帝為政，廩馬三萬，後宮數萬人，外討戎夷，內興宮室，殫匱之甚，實百當今。然而財無不足者，何也？豈非古取山澤，而今取貧人哉！取山澤，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；取貧人，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。故先王之作法也，山澤有官，虞衡有職，輕重有術，禁發有時。一則專農，二則饒富，濟人盛事也。臣實謂當今宜行之。夫煮海為鹽，採山鑄錢，伐木為室者，豐餘之輩也。寒而無衣，飢而無食，傭賃自資者，窮苦之流也。若能山海厚利，奪豐餘之人；薄斂輕徭，免窮苦之子，所謂損有餘益不足，帝王之道不可謂然。」文多不盡載。

李傑為河南尹，有寡婦告其子不孝，其子不能自理，但云：「得罪於母，死甘分。」傑察其狀，非不孝子也。謂寡婦曰：「汝寡居，唯一子，今告之，罪至死，得無悔乎？」寡婦曰：「子無賴，不順母，寧復惜之！」傑曰：「審如此，可買棺木來取兒屍。」因使人俟其後。寡婦既出，謂道士曰：「事了矣。」俄將棺至，傑奠其悔，再三諭之，寡婦執意如初。道士立於門外，密令擒之，一問承伏，曰：「某與寡婦有私，常為兒所制，故欲除之。」傑乃杖殺道士及寡婦，便以向棺盛之。

郭元振為涼州都督。先是，涼州南北不過四百餘里，吐蕃、突厥二寇頻至城下，百姓苦之。元振於南界硤石置和戎城，北界磧中置白亭軍，控其路要，遂拓州境一千五百里。自是，虜不復縱。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置屯田，盡水陸之利。往年粟麥，斛至數千，及元振為都督，一縑易數千斛，軍食積數年，牛羊被野，路不拾遺。為涼州五年，夷夏畏慕。

崔皎為長安令，邠王守禮部曲數輩盜馬，承前以上長令不敢按問，奴輩愈甚，府縣莫敢言者。皎設法擒捕，群奴潛匿王家，皎命就擒之。奴懼，剪髮懸於街樹，境內肅然。出為懷州刺史。歷任內外，咸有聲稱也。